

中副選集

第八輯



中央副刊

中央
副刊

中央日報編印

中副選集

第七輯

中副選集 第七輯

有所權版



究必印翻

出版者：中央日報社

發行人：吳俊才

編輯人：孫如陵

地址：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83號

劃撥帳號：一二二一〇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八月七版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〇六〇三號

（本書如有缺頁、倒裝，請寄回調換）

序

曹聖芬

民國五十年六月，筆者承乏中央日報。請孫如陵兄來主編副刊。當時中央日報有兩個副刊：一個是衆所週知的中央副刊，另一個則是「綜合副刊」。當初設計的時候，綜副的內容原以知識、趣味爲主，不過幾個月之後，中副與綜副的內容漸漸的重複起來。性質既然分不清楚，那又何必掛着兩塊不同的招牌呢？因此我們作了第一個決定，取消綜合副刊，將中副版面擴大一倍，每天十六批。

十六批的地位，除去標題空白外，每天大約要容納一萬二千到四千字，究竟刊登一些什麼文章呢？這是我們要研究的第二個問題。副刊的任務，當然在滿足讀者娛樂性的要求。假如我們蒐羅古今中外的趣味性的文字，辦成一個萬花筒似的副刊，似乎也可以適應各種不同口味的讀者。但讀者從這種文字中所獲的滿足，祇是暫時的、表面的，像賓朋雜遝的場合，聽到一個笑話而已。要使讀者在滿足之後還能有些回味，在欣賞之餘還可能得到一些啓示，那就莫過於以文藝爲主，偶然插入幾篇啓發思想的文字，也不必嚴格規定什麼比例，祇要發

表的文章能引起讀者的共鳴就行了。

就在這一簡單的構想之下，中副開始了它的新面目。承海內外作者的熱愛，惠賜鴻文，字數當以億計，但發表出來的不到十分之一。作者和讀者不免要問：中副編者天天珠玉滿前，究竟憑什麼標準，來定其取捨呢？

我們的標準很簡單，我們沒有偶像觀念，我們割斷了人情的困擾，我們祇是以文論文。中副編者被人指爲「六親不認，鐵面無私。」雖然有些過分，但也頗近事實；我們選擇文章，不以作者的地位、編者的好惡爲根據，儘可能以文章的好壞爲標準；縱使仍有取捨失當之處，編者自信是問心無愧的。因此，在中副的園地裏，成名的作者固有，而無名的作者更多，作品被發表了的對編者不必感謝，那是他們自己的心血發出來的光和熱；反之，作品被退回的，也希望他們對編者的一片愚忱，能曲予鑒諒。

其次，談到作品的內容，我們也有一個比較抽象的標準：便是「中正和平，樂觀奮鬥。」辦副刊並非傳道，自不必每篇文章都非「載道」不可；我們也不反對文學應該反映現實；離開了現實，便不能產生偉大的作品。但社會現象有黑暗也有光明，假如作品所反映的只是荒淫無恥，猜疑怨毒，則無疑的將失之偏頗。而且文藝作品之有無價值，就看它是否能爲現

社會提供較高的境界，發生鼓舞人心的作用？我們引以為慰的，是中副的這一標準過去雖未公開，但所收到的絕大多數稿件，內容上却與之暗合，這使編者獲得極大的鼓勵，也說明了我們這個社會是一個和諧的、向上的、朝氣蓬勃的社會。

在中副選集出版的前夕，筆者把中副的編輯方針作一個簡單的說明，當作序言，希望作者和讀者不吝指教。

中副選集 第七輯目錄

序·····	曹聖芬	()
歲寒海外答友人書·····	漢 聲	(1)
歸心·····	何 巍	(11)
招牌·····	葉英震	(33)
論科學思想的誕生與衰老·····	張石角	(52)
從紅樓夢嘆到揚帆東方·····	海 鷗	(60)
新疆「坎井」的真面目·····	李郁塘	(65)
感慨話今昔·····	寸草心	(77)

「頗思食肥肉」		瞿光敏	(95)
「亂世佳人」		鍾梅音	(102)
珍珠坊今昔		李廉鳳	(111)
沾心者		曉風	(130)
雷母		勞立	(137)
本色		覃靖	(147)
金劍已沉埋		羅蘭	(155)
失誤		瓔珞	(171)
哥哥		晚成	(184)
天生城的故事		羅森漢	(190)
裘麗，寶貝		瞿紹汀	(204)

香爐·····	顧天一	(213)
虎中三年·····	瑤林	(222)
興華軒·····	茂雄	(229)
老梅身影·····	丁嬪娜	(236)
萬里歸來慶雙十·····	居徐荳	(243)
傅孟真先生逝世廿周年祭·····	屈萬里	(250)
寒星之訴·····	徐永泰	(264)
商戰尖兵·····	伍人	(279)
山地村行腳·····	劉滄浪	(283)
警察難為·····	余歸雁	(296)
一個小市民的心聲·····	孤影	(308)
編後·····	孫如陵	(346)

歲寒海外答友人書

漢 聲

又是歲寒年盡的季節。也是我們每年難得的一次互通音訊的時候。今年承您不棄，先我遙遠的寄來一封二、三千字的長信。窗外在飄着雪，是和故人談心的最佳時刻；我便沉醉在您那時而灑脫、時而激昂的心聲裏。您生活中的快樂和煩惱，學問上的進步和疑難，對國家社會的理想和抱負，對國際世局的悲憤和評論，件件事都激起我心弦的共鳴；在我內心的深處也勾起一片敬佩感念的情懷。我相信，在多少人渾渾噩噩，各自謀利的今天，您這份不尋常的友情裏，還珍藏着多少現代友朋間已經失落了的崇高質素。

你要我從一個研究文化史者的眼光，來評論一下當前中國情勢和中國前途的問題。這是一個太大的題目，駑鈍如我，何敢輕易動筆來寫？當然，這也不是一封兩封信可以說得盡的。可是，讀了您那感人的長函，又使我不得不有「投桃報李」的想法。所以，我也不揣淺稚，用「閑話」的方式，盡量避免不必要的史例的引證，來和您談談這個問題。同時，我覺

得，海內外不少碩學鴻儒，對這個問題自然會有更透徹的看法。我就決定把這封信投稿中央日報副刊，如果蒙編者先生採用刊出，使我我中間的私人論學，轉變為一次公開的討論，豈不更具意義！

討論當代中國問題，我認為我們首先必須建立一個正確的歷史觀點 (historical perspective)。這也就是我們中國人所說的史識。何以這是需要的呢？因為中國近代史是一個充滿了動變的時代，一個事件接一個事件，一個問題接一個問題，排山倒海、洶湧而來。譬如十九世紀中葉西方勢力的浪潮直拍中國門戶，中國知識份子的覺醒和維新革命的興起，中西文化的激盪和新文化運動，中國內部軍閥的割據，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的公然侵略……這些問題深深的影響着每一個現代中國人的思想和情感。但是，一個真正具有歷史慧識的人，應該清楚的分辨那些已經是歷史上的問題，那些是當代中國所面對的新問題。我們不能不研究歷史上的問題，我們更不能讓歷史上的問題迷糊了我們對當前中國情勢的認識。說得更明白一點，譬如西方帝國主義的向東方擴張，是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中國史上的重要問題；但是，我們如果今天仍然從這個歷史角度來判斷當前的中國情勢，那便是歷史的誤用 (misuse of history)。然而，研究歷史的人都知道這却是歷史上常見的事情。我可以列舉

很多史例，來說明這種現象；但這不是一封信的篇幅所允許。英國一位名史學家奈彌爾(Sir Lewis B. Namier)有句耐人尋味的話，我且把它引下來作說明吧。他說：「While ideas outlive reality, names and words outlast both.」

所以我認為討論當代中國情勢的人，必須具有這種歷史慧眼。近代中國史動變得很快，我所指出的那種誤用歷史判斷的現象也愈為嚴重。這對缺乏史學訓練的人來說，尤其危險。最近有一位在美國某一大學任教的中國教授，剛去朝拜過毛共王朝，歸來後曾接受一間電台的訪問。當記者問他，毛共政權那種極權統治豈不使大陸同胞喪失個人自由發展，進而導致中國社會遲滯而不進步嗎？他竟說中國社會原是貧弱缺乏組織，如一盤散沙，所以需要這種極權統治。這便是誤用歷史判斷的顯著例子。過去中國社會素重「守望相助」的鄉閭關係，「一盤散沙」是中國社會一時的變態，不是中國社會的常態。而且，無論如何，現代中國人應追求的是一種新的、合理的社會秩序的重建；所以，今天中國所面對的問題已經不是什麼「一盤散沙」不「一盤散沙」的問題，而是那個暴虐的毛共政權的存在如何扼殺了中國今後正常的社會和文化的發展問題！和那個政權如何摧毀了中國同胞的基本自由人權問題！很多世紀以前，在英國的長期議會裏，一個不曾受過近代教育的議員有一句警語。他說：「

You will shout, "Fire, fire, be it in Noah's flood."」我就把這句話轉送給這位曾經受過近代教育的教授先生吧！——當然，他如果已經是喪失了學術良心，不能分辨人間是非善惡，那就只有隨其胡說了。

我們都知道，當代中國的根本問題是毛共政權奴役着中國人民；要使中國今後政治、社會、文化有好的發展，必須集合全世界所有中國人的心力來促使這個篡奪了中國大陸的政權的崩潰。我之所以對這個題目再加分析，是因為有些人擺脫不掉近百年來中國歷史上其他問題的困擾，因而對毛共政權的看法乃出自一種錯誤的歷史角度。誤讀歷史比不讀歷史更可怕啊。

批判毛共政權當然便不能不批判馬克斯思想。近代人誰都知道幾個空空洞洞的馬克斯思想術語，橫加運用；但真正讀過馬克斯和恩格斯的著作且能進而用哲學、歷史的知識予以批判的人却少。這也正是可怕的地方。西方一位學者 Gordon Lefl 著有「The Tyranny of Concepts」一書，曾對這個現象有精闢的分析。我當授西洋史學思想發展史一課，對學生們亂用馬克斯思想術語，但却絲毫沒有批判能力的情形，實也驚疑不置！

我不準備和你在這封信裏談論馬克斯思想的批判問題，這也不是一封信裏可能的事。

我却不能忽視馬克斯思想現在在中國大陸上所造成的混亂惡果。那麼，就讓我提出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我們都知道任何一種思想都基於它對人的看法(*concept of man*)。馬克斯思想中的「人」是從文化社會的整體中抽象而出的經濟人，其歷史哲學也便偏重經濟史的分析。這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新發現。中國古代的歷史家們早就了解經濟發展與整個歷史過程的關係。誰如不信，不妨到二十四史中去看看。但是，中國的思想家們知道：就整個文化史的角度看，人的文化社會生活——整個的人生——是一種人與人的各種倫理關係，而經濟關係只是其中一面：在某一時代或某一社會，它是極小的一面，在另一時代或另一社會，可能是較重要的一面。但是，那斷然不是社會人生的全部，或最重要的一部分。所以馬克斯的階級鬭爭觀念是不值一駁的。譬如，我國舊社會的農村是建立在親族關係上：某家或擁有一些田產，但幫助耕種的人則往往是叔伯兄弟等親屬；主佃關係決沒有淹沒了親屬關係。如果中國社會果有階級鬭爭，那是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事，是毛共政權一手人爲造成的！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已經面臨着許多問題，如教育的普及，近代科學思想的培養，近代工業的發展，新的倫理思想的建立，都是極重要的課題。不此之圖，爲了鞏固一個基於外來狂熱思想的政權而在中國社會製造階級，真是全中國同胞的罪人了！

其實，馬克斯的階級鬥爭歷史理論，早爲西方史學家所摒棄。這裏，有太多近代名作可供引證，也非篇幅所允許。我們就以馬克斯、恩格斯自己常舉以爲例的英國十七世紀的大革命來說吧。英國近代史學家們對那段歷史的研究和分析可以說再詳盡也沒有了，但誰也找不出階級鬥爭的因素。仍然醉心馬克斯階級鬥爭史觀的人不妨讀讀 D. Brunton 和 D. H. Fenington 的「Members of the Long Parliament」一書，和現代研究洛克思想的名學者 Peter Laslett 對十六、十七世紀英國社會的分析。「The World We Have Lost」。

總之，馬克斯實不知人，套句先聖名言：不知人，焉知史！

從前，左舜生先生在世時，對中共人物們有一個頗爲深切的一字評語：「陋」。這一批不學無術，以土匪軍閥式的武力叛亂，攪奪大陸，沐猴而冠的人物，對近代世界文化思想的發展趨勢，毫無了解。我們怎能把中華民族的文化命脈任這麼些人掌握？不幸的是，中國近代史上變亂太多，也變動得太快，使好多知識份子誤入水火。但生活在自由中國和自由世界的中國知識份子却要負起拯救大陸同胞、維護中國優良文化傳統的道義責任。在軍事、政治、經濟、外交上作準備，那是祖國政府的事；政府早已經在勵精圖治，我們要信賴政府。

知識界領袖們也應奮發有爲，發出正義的呼聲！以前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翡冷翠的名學者 Coluccio Salutati 嘗爲維護翡冷翠共和政府發表論著，當時的人們每讚稱薩氏一文足抵十萬大軍。我們散居在世界各國的名學者何止千百？如果都肯出而爲中國當前問題持正不阿，這一股在國際間的正義力量將不可估計。當然，就要看現代的中國知識份子有沒有道義勇氣了。

其次，我們更不能因爲某一個國家的總統要訪問中國大陸便失去了我們自己的信念。我們應該認清楚，別人的眼光只放在一九七二這選舉年上，充其量也不過是另四年的政治生涯。其視野何其窄狹和短淺！身爲中國人的我們是要從歷史的、文化的和民族千萬世禍福的角度上看的；我們如何能長期容忍一個暴戾政權控制着中國大陸？當然，中國文化的潛力終會有一天使這個暴戾政權崩潰。但也正因爲如此，毛共政權便永遠不會放鬆它對文化思想的控制和摧毀。上月寒假中，我曾去巴黎作研究工作，有機會和幾位剛從蘇俄回來的白俄後裔知識份子談到蘇俄境內對文化思想的控制，又已轉回到史達林時代的樣子。試想，俄國的真有歷史文化只是十七世紀末以來短短二百年而已，在蘇俄的共產黨徒已控制了五十年之後，尙且如此。中國人誰指望中共政權會有所轉變，那簡直是癡人說夢！所以，去年五月初，我

曾在中副上發表過一篇「訪威爾斯教授一夕談」的短文。在那篇短文裏，我曾和那位英國師長反覆討論過這個問題。我們深切相信，中共政權在中國大陸多一天存在，正常的中國現代社會和文化便遲一天發展；而其影響所及，又豈限於其死亡前的日子而已！

你也許知道，現在在美國有一批「知識份子」竟甘心爲毛共暴戾政權所利用，在此間各大學中爲中共暴政粉飾遊說。其實，這裏面大多數都是些愚昧無知盲目妄行的人。我這邊有位中國同事便是這樣。我常告訴我的美國同仁說，就學術史的立場看，此君無非是中古所說的 *artisan* 而已；就中國知識而言，他是 *culturally illiterate, historically ignorant, intellectually infantile*。然而他確不知天高地厚，終日信口胡說。至於有些竟是過去軍閥的子女，那更是不倫不類。中共人物們能讓這批人來爲他們遊說，算得上毫無廉恥了。我對這批人的態度是不予置理。與之爭辯，他們既已不可理喻，反而增加他們的聲譽。他們甘心聽受中共暴政的 *rape of the intellect*，那就讓他們任那些暴夫們玩弄吧。

你來信中說，你深信中國文化的前途在臺灣，並舉出近二十年來政府在臺灣所培育的千萬知識份子，現都在國內外學術界卓有成就的事實爲例。這一點，我完全同意。近年來，政府在教育上所付出的投資，已經有了令人敬佩的成果；尤其是在科學教育上，吳大猷先生的